

平行塔

沈嘉柯 著

Three inmates in a
Boat

沈嘉柯最具悲悯情怀的推理之作

挑战日式小说完美悬念，数十年无人涉足题材，重塑中国悬疑格局。

平行塔

Three inmates in a
Boat

沈嘉柯 著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平行塔 / 沈嘉柯著. —沈阳：沈阳出版社，
2012.3

ISBN 978-7-5441-4944-0

I . ①平… II . ①沈… III 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(2012) 第 050715 号

出版者：沈阳出版社

(地址：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：110011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 刷 者：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：沈阳出版社

幅面尺寸：150mm×215mm

印 张：7.5

字 数：160 千字

出版时间：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：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沈晓辉 鲁莎莎

封面设计：呆 子

版式设计：呆 子

责任校对：宋玉萍

责任监印：杨 旭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41-4944-0

定 价：25.00 元

那些哭泣经久不散，谁能够拒绝麋鹿的哀求？

那些幽灵潜行身边，谁能猜中最深的恶意？

那些高塔遍布林立，谁能终结命运的坍塌？

目 录

第九章	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告别	写信	遗物	真相	死亡	矛盾	平行	礼物	麋鹿
215	197	171	145	111	61	41	27	1

第一章

麋鹿

1

不用闭眼，脑海也总会浮现那双眸子。

那是一双有话要说的眸子，如果敏行仔细去听，能听到细微的声音，像是即将遁入无边黑暗中的一种哀求。

这令她心脏跳得极快，肩膀顿时沉重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。连续几天都如此，敏行暂停手上的动作，眺望窗外，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早春气候多变，中午突然转为寒冷，外面下起了细雨，敏行伸出湿漉漉的手，彻底关上窗户缝隙，堵住冷风吹进来。

缓过一阵，她继续洗碗，一边沥干盘子和碗碟水分，一边从一旁的不锈钢架子上拿起干抹布，从边沿往内里擦。擦干之后，堆放在橱柜下方的碗碟架子上，些微调整摆放，整齐垒好。刚才在她洗碗的间隙，敏行凝视盘子，带着水分的盘子光可鉴人，好像又看见那双黑洞洞的眸子。

像是两个圆形的缝隙，里面藏着什么东西。哗啦，那只盘子摔落在地上，碎了。敏行清扫掉碎片，坐回沙发，双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，陷入沉思。

这种状况起初只在晚上入睡前才有，渐渐地那双眸子凭空也会出现。当敏行与那双眸子对视之时，心脏就会收缩，手掌手臂的血液流回心脏，整个掌心、手指都冰冷无比。

事情发生在 2008 年的一天。那天敏行回家的途中，交通堵塞。15 路公交车一点点爬行，平时半个小时就能够到家的路程，差不多用了近两个小时，还只到下村站。

下班时间，乘客极多，拥挤无比，像是一大窝的蚂蚁摩肩接踵。身体遭受严重挤压的同时，空气也不流畅，各种体味填塞在浑浊的空间里，闷得厉害，几欲反胃呕吐出来。敏行实在不想忍受了，她尽力挤到后车门，冲司机喊道：“请开一下后车门。快点。”

她决定下车。

司机以很粗的嗓门回喊道：“还没有到站，不能下车！”

敏行继续冲司机大声地喊话：“我很急，马上就要尿裤子了。你快开门！”

吱呀，气塞的声音响起，后门打开。

敏行的理由非常充分，司机不得不放她下车。马路中间的汽车尾气熏得人更加厉害。一下车，敏行就急切地往前大跨步，走到行道树内侧，捂着胸口吐出一口气，再深呼吸一口。树木之间的空气十分清新。

剩下的三站路就步行好了，敏行心想。

下了15路公交车之后，她经过关西站，过了马路，再往前走二十多米，是一所市属理工学院。敏行印象中这所大学很普通，在本市众多大学中，属于中等的那一类，占地面积也是中下水平。她有时候也会穿过这所大学，去大学后面的那家超市购物。

当天敏行走到大学时，先是经过球场，年轻的学生们在踢球，敏行瞥了一眼，继续向前。球场的隔壁是大学内建的酒店，靠左边的路旁，树立着成排的黑色铁栅栏，以此为分界，分开学校内外。

敏行冷不防地一个侧头，与栅栏里面的眼眸目光相交，双方就那么径直对视上。

敏行愣住，天啊！那像是两个很小的黑洞，却有着极为强大的吸力，可以吞噬掉光线。时间瞬间停顿。

愣住半晌，敏行仍然久久无法转移开视线。

2

那是鹿的眸子。

敏行默默在心里分析辨认，刹那之间她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儿童画报，关于动物的介绍。其实在电视上也看见过这种动物。但是，不是梅花鹿，是另外一种鹿，这种鹿的名字，敏行一时间想不起来。

她与鹿对视着。那只鹿相对瘦小，极为温柔沉默，保持着原

先的姿势不动，头稍微抬高一点，继续安静地凝望着敏行。

同时，另外一只体格壮大一点的，原本背对着敏行，低头在吃着饲料的鹿，仿佛感应到同伴的动作，也抬起头，望向敏行。

它们棕黄色的皮肤在下午时分显得富有光泽，腹部和近腿部的灰白色皮毛，也被光线衬托得发亮。

敏行双手不自觉地扶住了铁栅栏，黑色的栅栏有种浓烈的油漆味。敏行的脸贴得很近，能感觉到铁栅栏的冰冷。

最先凝视敏行的鹿，发出轻微的声音。就只有一声，但敏行确定自己没有听错。

鹿儿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敏行默默在心中想着。

但四周再次静寂，两只鹿沉默不语。

敏行也沉默不语，彼此眼神交流。

这种奇妙的感觉很漫长，但实际上只有几分钟。之后，另外一只鹿突然跺脚，令敏行吓一跳。那只跺脚的麋鹿用身体碰撞了最先凝视敏行的那只，格局顿时改变，人和鹿的对视就此结束。两只鹿低下头去，吃木盘中的饲料。

敏行回过神来，才注意到左手边的一张告示牌。

告示牌用铁丝绑定在一跟木杆上。文字打印在一张 A4 纸张上，看得出纸张很敷衍地贴在木板一面。纸上的内容是“人工养殖麋鹿，经批准食用”。

敏行望向前，视线落在那栋弧形的漂亮大酒店上。也就是说，麋鹿是这家酒店养着的。视线转回告示牌，敏行嘴巴里念了一遍：“人工养殖……批准食用？”

黑体字像是餐刀，朝向敏行的心脏慢慢切下去，回荡开剧烈

的刺痛。食用麋鹿？这两只是麋鹿，还是养来准备被吃掉的！

各种关于吃鹿的念头，涌向敏行的脑海。

人类食用动物的肉，麋鹿的全身都会被妥善完整地利用。这两只麋鹿存在的使命，是等候顾客想起鹿肉的味道，指着高级制作的菜单，吩咐服务生，烹饪呈上。那么鹿角自然是割下来，浸泡进白酒当中，作为昂贵的食材和药品售卖。鹿的皮子剥下来可以制作各种饰品。鹿身鲜血淋漓地剖开，按需求切割好各种形状。

鹿肉的烹饪手法，应该是烧烤料理，包括整条大腿肉，穿插起来，腌制调味，烤好，盛放在漂亮而硕大的盘子内，由服务生询问顾客，是否需要继续切分。

敏行不想再联想下去了……

她捂着发疼的胸口，转身快步离开。但她走出了一大截路，还是忍不住回头去看，但是麋鹿匍匐着头不再抬起。

人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么多动物？已经训练成家禽的几种动物还不够口腹之欲，还有许多可吃可不吃的种类，也逃不过这种低级的命运。

吃，被吃，那是最原始的动物法则。

那两只麋鹿势必要被制作成美味，在此之前，宰杀、肢解……但敏行见过它们活生生完整的样子，站在铁栅栏另外一侧，与它们的视线交汇过。两只温顺的麋鹿，有着沉默的生命。

敏行的鼻端似乎闻到了浓郁的血腥味。

之后就是回到家的几天，眼前浮现挥之不去的画面。当麋鹿的眸子浮现时，随之而来的，就是那股血腥味。

“我该怎么做？我不想看见它们被杀掉，被吃。”敏行叹了口气

气，自言自语。如果志远在就好了，至少可以问问他的意见。但志远不在。

志远在一家著名电子信息设备公司做软件工程师，外派至非洲。就因为志远不在，敏行近期过得相当闲散。一个人在家里，诸事都简化了。像是吃饭就简单到极点，一餐煮一点面条，搭配超市买回来的肉酱，水果生菜切好做沙拉。

不过几天前在网络上视频聊天，志远告诉她月底或下月初就回国了，因为公司的任务提前完成，他想着赶快回来。

敏行下意识看一眼手机上的日期。

2月21日，距离志远回国，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了。

起身，坐下，再躺倒在沙发上，电视屏幕里在播报着各地社会新闻汇总：异地某市节日之际发生一起火灾事故，事发凌晨，所幸有居民及时发现报警，消防车赶往现场救火，多人受伤，损失严重……最近在本地发生一桩怪事，妈妈状告女儿……

敏行充耳不闻，默默凝聚心神思考。该怎么办，该怎么办？

一个强烈的念头冒了出来，在敏行脑袋里盘踞。这个念头像是必然要诞生的东西，终于找到了适当的时机。

——救那两只麋鹿！

敏行心意已决。

穿过市立理工学院的校门，保安在一把巨大的遮阳伞下坐着，双手搁置在一张课桌上，埋头看着手机。学生和其他人等出

出进进，根本没有被严厉盘查。那个年轻的保安中途收起手机，东张西望看了一会儿，站起身，徘徊一圈，又坐了回去。

敏行两手抄在口袋里，穿着牛仔裤和球鞋，头发也只是简单地绑了一下。她进了校门，左转，走过教学楼，再经过运动场，尽头就是酒店。在酒店跟操场夹角之处，还有一间报刊亭。

脚踩在略感潮湿冰冷的草皮上，敏行心想，大学还是费了不少钱做绿化。站在距离酒店差不多十来米的距离，敏行又见到了麋鹿。

这一次敏行先看见麋鹿的屁股，但已经不是两只了。稍大的那只已经不在，只剩下偏小的那只，低头吃着饲料。

那头大的麋鹿，可能已经遭遇了杀身之祸，成为美味佳肴。敏行闭上眼睛，胸口隐隐作痛。良久，她回过神，注意力集中在小麋鹿身上。本来或许会动摇的决定，此刻愈发坚定——救它。

这一次敏行注意到，鹿的颈部系了绳索，是普通的麻绳。绳子另外一端系在一根电线杆上，距离铁栅栏目测下来应该有大半米距离。

敏行转过身，四面张望了一下，不时有几个学生抄近路，从体育场的最东边，横穿而来，经过酒店门口的分岔路，转向教学楼所在的位置。

整个酒店装饰着漂亮的金色玻璃幕墙，大门口左右站着两个身着制服的年轻男孩，再看向酒店里面，是穿着旗袍的女生负责做接待。酒店外侧有一排长条形的空地，那是划定好的车位。之后，敏行把视野内看见的路径都走了一遍，又回到进来的路线上。走到快接近教学楼的时候，一个黑色连帽衫的男孩仰着头，

看墙壁贴的广告海报。那男孩的裤子鞋子也是黑色，敏行忍不住心想，居然还有人喜欢一身的黑色。

敏行继续按计划一路观察，走出校门，沿着人行道一直走，回到最初经过麋鹿的地点。剩下的这只麋鹿，四蹄蹲下，望向敏行，目光异常温柔，仿佛恋人看着自己的伴侣。敏行露出了微笑。

约莫晚上 10 点半左右，敏行背着双肩包，再度进了学校。

这种酒店不像纯粹商业化的酒店，主要的餐饮服务已经歇业，只剩下大堂有人值守。酒店位于学校内部，警惕性相对很低。白天见到的门童也下班了，保安也站在里面。

深呼吸一口气，敏行压下自己内心的紧张。

当保安完全转过身时，敏行没有迟疑，飞快靠近鹿，拿出刀，割断绳索，再快步退入光线照射不到的暗处。那是铁栅栏外的报刊亭投过来的阴影，敏行蹲在阴影里，一动不动。

敏行已经做了打算，如果麋鹿不能配合自己，就立刻离开。

那只小麋鹿带着犹疑，耳朵耸动，对突如其来的改变似乎有点不知所措，原地站着不动。敏行紧盯着鹿的眼睛，举着手里的新鲜嫩草。敏行晃动了一下手腕，扔出一小把，麋鹿凝视敏行的方向，挪动两步。紧接着，那只麋鹿动作敏捷地朝她走过去，悄无声息。

敏行几乎屏住呼吸，以免惊吓到麋鹿。它吃了一口敏行丢下的嫩草，更接近敏行。然后敏行迅速往操场那一侧绕过去，在一排林木后站定。麋鹿跟随其后。在朦胧的光线中，她掏出黏胶胶

带，它略微反抗一下，敏行抚摸它的脖子，一只手绑定嘴巴、四脚。她从背包拿出红蓝白的大塑料袋，套上去，拉上拉链，留一点缝隙，下面垫着便携拖车轮。

这个时间算是深夜了，一路上还有一两个学生向着东南方向的宿舍区走去，多半是贪玩，回来晚了。一个学生路过敏行时，敏行紧张得有点喘不过气。但学生没空搭理敏行，埋头专注地玩着手机。敏行松一口气，在操场的另外一侧绕向主干道，敏行立刻掏出手机拨打电话。

事前已经预约好的一辆的士，两三分钟后出现在校园主干道上。等待的士的短短时间内，敏行的心脏跳得几乎要冲出喉咙，看到车子幽灵一般带着红色标记灯靠近，她镇定下来。

敏行一把打开后备箱，将口袋推进去。她预先吩咐司机了，说是要去火车站，有行李。

上了车，敏行尽力一字一句讲道：“对了，我同学刚才通知我，没买到票，我去不了火车站了。得到郊区那边的科技大学分校。”

“什么？不去火车站？”司机转过头，有点年纪的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。

“我去那学校门口，麻烦你了，司机。”

“刚才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地点吗？谈定了又改，那边太远，回来空跑我很吃亏。”司机嘟囔抱怨起来。

“我知道那边比较偏，我可以多加钱。”敏行压低声音。

“那好吧！不过，现在先得说好，你准备加多少？”司机不情不愿回答。

“30 元，怎么样？”

“行。”司机回答。

“你一个女孩子，胆子真大啊！”

“嗯！我上车前跟同学说了乘坐的车子的车牌号。您快开车。谢谢了。”敏行说道。

“好好。坐我的车可以放心。你是快要毕业的学生吧？”司机意识到该表示应该有的态度了。

“嗯。”敏行没有接腔说下去。

车开到校门口，一连几辆都在排队缓慢开出去。

敏行突然问道：“进来是登记了吧！”

司机摇头，“没，的士多了，太麻烦。那种小轿车他们才登记。我们有时候出去才记录一下，挺随便的。没那么严格。”

敏行“哦”了一声。

就要轮到敏行所在的的士，保安似乎听到有人在喊他，回转过身，跟一个人说了几句话。

的士直接开出大学，一路左转，在十字路口右转向民生大道，夜晚的路面畅通开阔，的士箭一般飞快向前。

开出一段距离后，敏行吩咐司机：“您慢点开，我有点晕车。”

沿途路标指示牌晃过，的士车速降低，敏行甚至可以看清楚路过的指示牌上的文字，先经过了长岛，然后是荷田会所、智能电梯公司，接着又向着湖边开过去。过了大桥就是那所学校。敏行记得很清楚，在那所学校与桥之间，是一大片的荒郊，无人居住，空地连接着山峦和密林。